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吉尼·巴拉卡特

الزيتوني بر كات

「埃及」杰马勒·基塔尼
谢杨 著
译

五洲传播出版社
دار نشر انتركونتيننتال الصينية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الزيتي بركات

吉尼·巴拉卡特

「埃及」杰马勒·基塔尼
谢杨 译 著



辽海出版社
دار نشر التراث والنشر الصينية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吉尼·巴拉卡特 / (埃及) 基塔尼著 ; 谢杨译 . --

北京 : 五洲传播出版社 , 2015.12

ISBN 978-7-5085-3299-8

I . ①吉… II . ①基… ②谢… III . ①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

① 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019 号

出 版 人 : 荆孝敏

策划编辑 : 郑 磊

责任编辑 : 姜 珊

助理编辑 : 杨 雪

装帧设计 : 管 斌

内文设计 : 高 洁

吉尼·巴拉卡特

作 者 : 杰马勒·基塔尼 (埃及)

译 者 : 谢 杨

出版发行 :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6 层

邮 编 : 100088

网 址 : www.cicc.org.cn www.thatsbooks.com

电 话 : 010-82003137,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印 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 18.5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6.00 元

“一切源头终有末尾，所有开始必然结束。”

公元十六世纪法雅斯库尼提·琼迪周游世界期间曾多次来到开罗。

这些见闻记录了公元 1517 年（即伊历 922 年）8 月开罗的局势。



目录

第一顶帐篷 / 11

天刚破晓 / 13

神圣的法令 / 24

宰柯里亚·本·拉迪 / 26

库姆·加利哈 / 39

星期三，伊历 10 月 10 日 / 46

夜之初：伊历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 55

致尊贵的监市司——巴拉卡特·本·穆萨吉尼 / 63

总密探奎星公宰柯里亚·本·拉迪

致素丹与亲王们的书信片段 / 65

第二顶帐篷 / 67

传令 / 69

赛义德·杰海尼 / 70

宰柯里亚·本·拉迪 / 83

赛义德·杰海尼 / 107

赛义德·杰海尼 / 117

赛义德·杰海尼 / 122

第三顶帐篷 / 127

从囚禁阿里·本·艾比·朱迪事件开始 / 129

我的主啊，求你使这个地方变成安全的 / 131

片段 B / 138

宰柯里亚·本·拉迪 / 142

阿姆鲁·本·阿德维 / 156

库姆·加利哈 / 181

第四顶帐篷 / 185

宰柯里亚·本·拉迪 / 187

片段 C / 199

赛义德·杰海尼 / 210

开罗密探长 / 219

库姆·加利哈 / 220

意大利旅行家法雅思库尼·琼迪回忆录片段 D / 222

第五顶帐篷 / 225

《我的主啊！求你使这个地方变成安全的！》

无人窥见的密函 / 227

库姆·加利哈 / 245

宰柯里亚·本·拉迪 / 269

第六顶帐篷 / 275

赛义德·杰海尼 / 277

第七顶帐篷 / 283

帐篷之外 / 285

这些日子埃及大街小巷弥漫着一种惶恐不安，开罗陡然间让我感到陌生，不再是前几次旅行来这里见到的模样。原本通晓当地官话方言的我发现人们的话语变了，这座城市像性命垂危的病人在挣扎，一直抽泣；像惧怕深夜遭遇强暴的女人，不住地发抖；天空湛蓝却透出虚弱，晴朗又带着浑浊，被远方涌来的迷雾笼罩，让我想起印度小村庄被瘟疫席卷前的情形，那时潮湿的空气似乎格外沉重。

入夜后家家户户等待的是明后天可能降临的意外。石子路上的蹄声清晰可辨，渐行渐远。我蹑手蹑脚从屋子的阳台上探头张望，生怕被人看见。只有天黑之后，才敢打量一下四周。看不见新建的古里素丹清真寺宣礼塔，它修建至今刚刚几年，我开始东方远行之前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时还没见到，当时听说正在筹建，打算在清真寺对面建一座庞大的穹顶。我不敢探出头，害怕黑暗中突然闪出坏人。他们一旦发现我是外国人，肯定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置于死地，连我是谁、我从哪儿来都懒得问。我也绝对没有机会告诉或说服他们，我跟毛拉^①卡尔特耶亲王有私交，并且还两次聆听过开罗监

① 毛拉：伊斯兰教教职称谓，也是伊斯兰国家对人的一种敬称。
(译注)

市司^①巴拉卡特·本·穆萨吉尼^②演讲，此人身兼多个要职，负责保障安全维护秩序，要是他见到我，肯定能想起我是谁。即便过了十年，任何一闪而过的面孔他都能过目不忘。然而，即便局势怎么糟糕，今晚我只能留在这儿了，肯定躲不过夜里的巡逻、匪帮、骑兵。整个城里各家各户门窗紧闭，拼命躲起来。我甚至把屋里的蜡烛熄掉了，担心烛光晃入偷窥的眼。

刚过中午我来到了侯赛因街区，心头依然涌起不变的温情，每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或每次故地重游都如此兴奋。在开始跟当地朋友联系之前，我往往花几天工夫徜徉在大街小巷，打听熟人近况，悼念已逝故知。看着日历上有朋友离世的那个日子，我问自己：当时我在哪儿？哪座城市？巧遇一位朋友，我通常会按照当地人的习俗张开双臂拥抱他，然后亲一下他的肩膀，他也亲一下我的肩膀，接着退后几步仔细打量他，又上前去拥抱他，说他一点也没变，即便上了年纪，看看眼神就知道身体还那么棒。他咕噜着赞美真主、感谢真主之类的话，一边发着重誓非要坚持带我上他家，我也不推辞。通常我们坐在客厅里，雕花窗户敞开着，窗外是一个种满薄荷与素馨花的小花园，中央有一个小喷泉，底部铺着色彩斑斓的漂亮大理石，当有客人来访时喷泉才会打开。

可是今天，四处转了这么久，却没有遇到一位老友，或许他们境况都已沧桑变化。听到街上的人们七嘴八舌说很多达官显贵把贵重衣物都搬到老远的隐蔽之处，家眷们也迁出

① 监市司：马穆鲁克时期监督市场物价的官员。（译注）

② 吉尼：马穆鲁克时期的一种封号，意为“公正贤明”。（译注）

了乡村，举家移居到圣迹遗址或墓地。各式各样传闻不绝于耳，人人都聒噪不安、高谈阔论，扯着跟自己有关或无关的话题。有些人要求临时监管突曼巴耶亲王必须行动干预，让那些嚼舌头的人闭嘴；另外一些人说这不可能，消息一旦封锁就意味着发生了不敢想象的可怕事件；还有些人则吼道：真的会有我们不敢想象的事发生么？不可能！素丹军队是伊斯兰的骑士和捍卫者，他们中每个骑士都抵得上奥斯曼军队一千人，奥斯曼军队曾经被艾什拉夫·伽特巴耶击退，势必也会败在古里手下。又有人说，要真是这样，怎么一丁点振奋人心的气息都感受不到？一条好消息也听不到，锣鼓没敲响，怎么相信什么都没发生、一点动静都没有？

咖啡馆里面也一片混乱。一个男人整了整缠头箍，发问了：

“这两天你们有人见过巴拉卡特·本·穆萨吉尼么？”

大伙顿时鸦雀无声。我放下发烫的陶壶，只抿了一口葫芦巴。巴拉卡特·本·穆萨吉尼出什么事了？要不然怎么有关他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呢？我看了一眼发问的人，估摸他可能是在清真寺打杂的，或许做旧书买卖的，也没准是爱资哈尔的学生，他的口音、气质透露着这类行业特点。每次看到一个陌生人，我就暗自思忖：他干什么行当？在什么地方住？中国？印度？或者希贾兹沙漠？

他一直不吭声。在座的一人说：

“还真的是，都有三天没见到他影子了。”

另一人说：

“是五天。”

这时大家都开始皱起眉头绞尽脑汁回想。连我也在想：没错，来了这些天都没见过吉尼。开罗当地人一般每天都至少能见到吉尼一次：前面锣鼓开道，后面队伍浩荡。吉尼通常要检查物价，惩治不法商贩；他定了一套规矩让百姓外出时必须遵守；还曾经下令禁止女人穿某些款式的衣服，或者某个时期因为马穆鲁克人骚扰猖獗而禁止她们外出。我上次来埃及时，见到巴拉卡特吉尼觉得他气色不错，不知道他现在境况如何。三年的时间的确足以改变一个人，我曾目睹吉尼亲自到街市上跟卖甜点、奶酪、鸡蛋的商贩们交谈，和卖鸡鹅鸭兔的农妇们一起站了好久，他亲自确定各类商品价格，训诫那些敢于违抗的城里人。我知道大伙对他心服口服，在见闻录还写过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

我见过很多人，柏柏尔人、印度人、意大利人，还有来自加尔^①、阿比西尼亚^②及地球最北端国家的统治者，却没见过谁有他那样的目光，炯炯有神，说话时眼睛经常眯起来，像黑夜里猫儿闪动的眼睛。他的双眼生来就是为了穿透北方的浓雾与黑暗，刺破它的死寂，目光似乎不看别人的面孔或表情，而是直抵头颅最深处、逼近肋骨，洞悉一个人内心隐秘的想法和真实感受。他的脸上闪烁着睿智，闭上眼又带着细腻和善让人想亲近，同时又对他满怀敬畏。他曾问起我去过哪些国家、住得习不习惯、怎么跟当地人打交道、欧洲女人们开放到了什么程度。他问起过印度的公民平等、邮路，还提到了吉达、麦加一些谢赫们的名字和大马士革的名流显

① 加尔：小说作者虚构的国名。（译注）

② 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译注）

贵，我说从没去过吉达，但到过麦加，在大马士革也逗留过一阵儿。他写了一些名字给我，我许诺他去打听这些人。

那时我听说了吉尼亲自处理的一桩趣事。有个鲁米^①白种女奴向他求助，据说她还不到十五岁，被一个老男人从奴隶市场买来，老男人以提炼玫瑰花水为生，身材魁梧，食量很大，娶了多房老婆。自从买了这个漂亮的鲁米女奴后，他整个魂儿都拴在她身上，作坊不去了礼拜也不做了，整天守在家。老男人像二十岁的小伙子，白天黑夜不停地来找她。以致有些人说——我觉得街坊说法难免有些添油加醋——女奴叫喊的声音大得在屋外和路过的人都听得很清楚：开始时尖叫，若有脚步声传来便会安静片刻，过不了多久又重新开始。邻居们也证实了这完全属实，对女奴颇为同情，私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她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什么时候能睡一觉呢？男人们说这话的时候难免嫉妒，直勾勾地盯着整整一星期都没打开的大门。一旦女奴叫喊声越来越大，小伙子们便窥视屋子的阳台，一起哈哈大笑、打赌，揪揪彼此的头发。吉尼把给这屋里送水的人喊去作证，送水的人说，他曾亲耳听到女奴在里屋叫喊，还说有一次看见她从冲庭院开着的窗户探出了头，披头散发的，当时看到这番情形，他一边惊诧地摇头一边赶紧走开了。

重点在后面：女奴设法向巴拉卡特吉尼求助时，是通过一个小佣人找到他的，吉尼立即采取了行动，跟乌理玛^②们探讨了一番，其中一位谢赫找到出自一位伊斯兰律法学家的

① 鲁米：当时的东罗马帝国。（译注）

② 乌理玛：伊斯兰教学者。（译注）

说法，肯定吉尼打算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于是吉尼便直奔那个名叫阿塔尔的人的家里，来了个突袭，老男人立马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地吼他：“老百姓关起门来的家里事，跟你一个监市司有什么关系？”

吉尼命令手下把他抓起来，扔到地上。接着大伙找到了那个姑娘，据说当时她样子很吓人。哈乃斐谢赫发誓说一辈子没见过那种样子。吉尼愤怒地对那个老男人吼道：“姑娘比你小四十岁，你竟然能忍心伤害她、还这么折磨她？！”

吉尼打了老男人五十大鞭，命令他把姑娘放了。老男人极不甘心地放走了姑娘，从此没法忘掉吉尼对他的所作所为。姑娘离去后他悲伤不已，整天在周围几个街区晃悠，目光呆滞，衣冠不整，淌着口水，四处寻找丢失的东西。他也不提她的名字，呼唤着什么也不肯说。每出现在一个地方，大伙又叫又喊还打他私处，哈哈大笑竭力嘲讽。这时候他总是神情恍惚，继续寻找丢失的心肝宝贝。

不过我却从可靠人士那儿听说，阿塔尔谢赫在买下这个女奴之前从未接近过女色，没有结婚，常年一心照顾老母亲和妹妹们。最小的妹妹出嫁后他就变得孤单了。节衣缩食了多年他才攒够了钱买下这个女奴。他老早就仔细想象过女奴要有怎样的容貌体态：肌肤白嫩得像银盘，乳房丰满如充满奶水的两只小球摸起来如丝绸般细滑。憧憬了多年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女奴，然而她带给他的快乐还没多久就被他们残忍夺走了，就像埃及人常说的“好事太短暂，不肯等圆满”。

对于巴拉卡特吉尼的行动，大家各有看法。很多人肯定他做得对，尤其女奴几乎快要被折磨死了，派人前来求助是

理所当然的。有些人则认为他干涉百姓私事，往后每个人的住宅和家人都没法太平了。尤其有个更猛烈的谣言传开了，说姑娘根本没有向巴拉卡特吉尼求助，而是吉尼自己有本事掌握了这件事，且完全依靠惊人的方式，由此对每家每户、每个角落里发生的巨细都明察秋毫。还有一种说法：阿塔尔太冤枉了，他根本不是什么残暴之人。男人们就发问了：是不是女人讨厌长着阿塔尔那副模样的男人？姑娘其实很放荡，加上讨厌他，向巴拉卡特吉尼求助来摆脱他，其实是另有隐情。

大伙心里尚存着一种隐约的敬畏，佩服监市司的精明老练、能力卓越且明察秋毫，对各家关门闭户后的内部隐私了如指掌，真是他的过人之处。据说有一支厉害的密探队伍直接受命于他，那些手下的情况没人清楚，比如住在哪儿、如何开展工作等等皆无人知晓。这支队伍跟素丹国由某个出名的暴徒领导的密探队伍没有干系。

重要的是，我得知阿塔尔的事情是在一年之后了，亲眼看见他在街区里转悠，走走停停，不时咬牙切齿咒骂，却始终没提过被骂人的名字。据说他做了一些小纸人，每天睡觉前烧掉，大声念着一些诅咒。这样子过了好久，直到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我们择机再叙。

再说咖啡馆里面的那些人。他们问的是吉尼怎么不见踪影了，都陡然发现自己居然没注意到。吉尼失踪那真非同小可，眼下太动荡了，大家都没去想自己。上周五宣教演说时一个正统谢赫不是提到过么？他说复活日之前一旦刮风了，必然扫荡一切！伟大尊贵的真主从也门送来的风堪比丝绸柔

软，胜过麝香芬芳，不会放过任何对真主、真理、公正的信仰动摇的人，惩罚他们父子分离、手足成仇。有些人哪怕活上一百年，却没有皈依某个宗教，没有秉持任何信仰，的确是人间的邪恶之辈，终将得到末日审判。男人们在清真寺里抱头痛哭起来，互相搂抱着，等有些人从里面出来，到了空地似乎嗅到了一股清新的气味，夹杂着麝香的芬芳，于是奔走相告：不幸的毁灭时刻果真来了！大家惊恐慌乱不已。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注意一些罕见的大事，就像一整天过去了而巴拉卡特·本·穆萨吉尼没有现身开罗街头这一点居然根本没人察觉。那个爱资哈尔的学生果然不出我所意料地说道：

“我知道吉尼躲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的。”

接着他默不作声了，似乎为了表明自己俨然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之一。

在场的人问：“在哪儿呢，赛义德？”

“他派手下去了埃及各地，说服游牧部落的谢赫们派人来开罗。”

大家竖起了耳朵。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吉尼坐在某个隐蔽地方的情景，这些天的形势让他感到惊涛骇浪即将袭来，手下们进进出出，被他发派至全国各地，远在沙漠腹地的游牧部落要塞。

一人疑惑不安地咕噜：

“眼下没准打起来了，没有监市司的话，这国家怎么办？”

“只要吉尼外出一星期，哪怕他刚踏出开罗，物价就开始上涨，人也为所欲为了，现在他连影都没了，这怎么回事？”

赛义德说：

“绝对不会有事。吉尼自己离得远，有眼睛盯着所有人。别忘了奎星公宰柯里亚……”

大家沉默了，眼里有种哑然地希望，内心却惊恐不已。街头挣扎着缓慢沉重的步履，一群被羁押的农民，脖子上套着铁链，看样子正被送去监狱。街边一个小孩见此连连吐舌头。远处鼓声响起来，恐怕农民们片刻之后将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了。我走过去，看到一双双眼睛恍惚无神却又渴求带走路过的所有一切。我在丹吉尔城见过同样的情形：白色的城墙下一群人，永恒的死亡把他们锁在了一起，他们眼里焦灼着同样的神情。一个被押去印度洋小孤岛接受死刑的人也是如此，他乞求人们再审查一下案子，祈祷出现一只兀鹫来抓住，带走他，两眼诉说着这个念头。

他很清楚几步之后、片刻过去便再也不能睁开双眼，再也看不到、感觉不到了！万事万物从此离他而去。人也许过一刻就死去而自己不知道，并不痛苦；一旦完全清楚自己在某个时刻离开这个世界，正如同那些脸上我见到的表情一样，明知要去往另一个未知世界时的眼神，没有拯救、没有援助、没有奇迹让人逃脱。看着这些人走向不归路，我想到自己辗转于各国长年不断的旅行，记起那些先行者，那些自从离开威尼斯开始可能不断三十年奔波的人们，也许客死于离家千万里之外的他乡。

我走着，有些害怕。触目之处只有恐怖。开罗被逼向未卜的命运，流放于千家万户的门外。我小心翼翼地前行。马穆鲁克人已经冲下城堡了，闯进汗哈利利市场，几乎烧了个